



万家灯火

芭蕉雨声

## 花如雨，星满天

夜幕乍合，零零散散的鞭炮声便不绝于耳。正月十五晚七点刚过，家属院附近某单位已开始燃放焰火。

被撼天动地的炮声吸引，疾跑至阳台。紫红、橙黄、黄绿、淡紫。烟花开得正浓，花瓣丝丝缕缕，末端满缀着点点繁星，在寂静的夜空轰然闪耀，天地之间弥漫着浓浓的火药香味。

越来越密集的烟花，远远近近次第炸响，急切绽放。缤纷夺目的光彩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目不暇接之时急呼小儿来观，他拖沓沓沓勉强从电脑前挪步到阳台，只瞄两眼便匆匆离去，电脑游戏挂着心，眼里哪会有别的风景。他宁愿在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的游戏中寻觅快乐与自我。

此起彼伏的隆隆炮声，带来烟花片片，如雨飘落。在姹紫嫣红的热闹里将宁静的夜空点燃，火光明灭处，周遭一片喧腾。这让感冒初愈的我真切地闻到了节日的气息，喜悦与满足在柔软的心底汹涌漫溢。举着相机，伸手到防盗网外面，不停地按动快门。我想将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，想让冷清的夜布满明亮的星星，想让那欢快的哨声在心魂深处鸣唱。

元宵节，适逢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和畅。节日过后，人们便从蛰伏一冬的慵懒中挣脱出来，倏然感受到春的暖意。于是，甩掉浮臃的棉袄，换上轻软的风衣，扎起发辫，举一只风筝奔跑在旷野的清爽里。田埂上，草地旁，孩子们的欢笑撒满一地。风筝，成了蔚蓝色天空的点缀，高高低低，星星点点。迎春花，不择土地，随坡就势，扎根生长，陶醉在自己金灿灿的光彩里。于是，漫山遍野花香袭人。

烟花，迎春，一旦得天时和地利，便欣然怒放。就连沉寂的风筝，借了风的推助，也灵动如鸟，如蝶，如苍鹰和游龙，会越飞越高。

也许，你是平凡的，渺小的。只要有爱在心中，就没有谁能掠去你绽放的权利，没有谁能阻挡你对美的追求。在寂寞的暗夜，在贫瘠的山野，在广袤的高天，蕴蓄，饱满，鼓劲，绽放，舒展，以至凋零。闪耀着星星的光芒，呼啸着欢快的哨音，完成自己一生的梦想。尔后归于平淡、平静与永恒。又有何妨？

过程最美。追求过程的过程是享受美的过程。

来过，爱过，闪耀过，绽放过。不后悔，也许光亮不及太阳。毕竟星满天，而太阳只有一个。花如雨，不妨在世俗的风中寂然落下，轻灵伴着优雅。



恋恋红尘

纤云拂月

朋友们都喜欢称她，妖精。

被称为妖精的女人，往往娇媚动人，风情万种，至少，脱俗如昙。她，也不例外。

但例外的是，她除了拥有妖精的容貌，妖精的迷离，妖精的梦幻，还有，就是能够用手中的笔，将人间的冷暖，心中的游丝，化为纸上墨香，不断演绎出万千柔情，她是一个饮了文梦浓酒的写字妖精。

能够写出些文字的女人，即使孤独，也不愿放弃心中那点固执的浪漫。于是滚滚红尘里，踟蹰独行中，美丽苍凉的眼睛里，常常写着淡淡的落寞的笑容，单薄消瘦的背影，柔柔地挺直成一束风景，沿途寻觅着古代书生的似水柔情。

一天，一个常读他文字的男人在网上叹道：感性的女人一生痛苦，理性的女人一生孤独。唉，妹妹，你怎么都摊上了呢。

网络这端的她，突然就潸然泪下。

情人节那天，独坐窗前，寂寂夜雨声里，一如既往地独自倾听孟庭苇的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。幻想自己的他，会是如何的一张面孔，会拥有怎样的一腔柔情……

那个曾让她潸然泪下的男人，捧着一支娇艳的玫瑰，含笑踏过月下斑驳的梧桐疏影，来到她身旁，告诉她，他愿意，做她的千手观音。他知道，她

## 当妖精遭遇爱情

信佛，尤敬观音。她曾经告诉过他：千手观音表示法力无边，智慧无穷，可以拯救众生于危难。

望着他凝满深情的深潭似的眸子，她的心突然就有一种近乎痛楚的牵动。她想起他的话，想她的时候，心里，痛得难以忍受。

是这种感觉吗？

她不知道。

她只知道，面前这个男人，或许会将她拉出孤独落寞，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笑声。于是，顾不了许多，她送上了自己的小手。

妖精成了男人一个人的妖精。

日子，一天天在脚下延伸。陪他上网。陪他吃饭。陪他去他想去的地方。陪他做他要做的事情。她的生活突然变得忙碌。突然有种破碎到近于无奈的充实。

那些曾经美丽了许多人眼睛与心灵的文字，渐渐少了。开始是没有时间写。后来是没有心情写。再后来，是有了心情，却没有了写的能力。妖精没有了文字，便没有人再叫她妖精。人们逐渐淡忘了她。偶尔，举起纤纤素手，敲打在曾经熟练的键盘上，却再也敲不出细腻如风的心情。她开始惶惑。开始不安。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

当激情不再，矛盾便如细碎的秋雨，飘飘而来，望着他从熟悉到陌生的脸，她再一次潸然泪下。却，不再是因为感动。

情人节，男人外出喝酒去了，独坐窗前，寂

寞的梧桐疏影里，灿烂的烟花一朵朵开满夜空，她翻遍书柜，从尘埃里找出了那盘歌曲——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，孟庭苇凄楚的歌声悄然游出，将她拉进了过去的恍然迷梦。

透过窗户，落寞地痴望着朵朵转瞬而落的璀璨烟花，她终于明白，爱情，就像空中瞬间绽放的烟花，飘渺，美丽，动人，但，短暂。

望向镜中渐枯的青丝，她轻轻地告诉自己，当妖精遭遇爱情，要么变成凡间女子，低眉垂首，安心琐碎，忘记自我，要么，找回自己，捡起心情，月白风清，衣袂飘飘，绝唱千年，做个永远不老的写字妖精。

终于，她选择了后者，与他前后走进了曾经笑语晏晏踏过的民政大厅。撤去了那一纸曾托起无数期冀的纸片。

望着男人渐去渐远的身影消失在庸碌的街头，一缕莫名的惆怅悄然爬上她的心头。

但她没有哭。独步归家，坐在电脑桌前，依然做起了妖精梦。

若干年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循着她的文字，知道了这只寂寞的精灵。忽然，有一天，又有人问她，可以送你一支玫瑰吗？

妖精的眼睛一下子迷离起来。

她渴望成为一个人的妖精，但那人，会不会又一次无情地将她的仙衣褪去，再次将她沦为凡间的女子？



人与自然

寇淘

## 记忆中的雪

两只喜鹊，站在同一根树枝上，头朝着一个方向，我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。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会，就回到了屋里。

家里有一个土炕，我看祖父从屋檐下抱了一根老树根塞在炕洞里生着了火，我就围了过去。祖父生着火后，就到外面去铲雪了。半晌，他又踩着雪回来。他在炕洞前坐了一会，黑布棉鞋不断地往外冒气。我用棍子在炕洞里拨弄了几下，火苗就跳了起来。祖父把耷拉着的两只手往后伸了伸，我注意看他的手，黑瘦，指甲陷得很深。

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活。我听见她说，水缸冻住了。我又听见她拿马勺在水缸里砸。母亲砸了一会，好像是砸开了。一会儿，烟囱里开始往外冒烟。那烟一到空中，就散了。

我听见有麻雀叫，就起身走到外面。太阳出来了，照得雪地上一片白亮。一群麻雀在院外的树上唧唧喳喳地叫着。楼顶的绳子上有母亲挂的几串柿子，麻雀可能是看见了，就一直在旁边觊觎。果然，它们就飞到了柿子串上。母亲也看见了，她站在屋檐下吆喝了两声，麻雀一下子又

飞走了。麻雀并没有飞远，它们就躲在附近的树上，一看到没人，又一起扑向楼顶的柿子。

我很想在院子里支个筐，在筐子上绑根绳子，然后拿一点小米撒在筐下诱麻雀来吃，但又怕冷，干脆又缩回屋里。我以前曾用这种方法捉过一只麻雀。我先在手里玩了一会，随后拿一根绳子绑住它的腿，另一头系在窗棂上。我在外面玩够了，回来后发现它飞走了。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挣脱的，我看地上有几根羽毛，就知道它一定费了很大的劲。其实，即便不挣脱，我也会把它放了。捉住它以后，我就觉得没意思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看村西头的莫家父子正过了村口的小河，往深山里去。莫家父子是村里有名的猎户。一下雪，山里的白狐就会出来觅食，这时候，正是狩猎的好时机，莫家父子当然不会错过。他们已经走远了，我最后看见两个小黑点消失在进山的路上。

这是我关于雪的记忆，现在的雪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我知道，我记忆中的雪，它从来没有停过，它好像已在那下了很久，很久……

## 独家连载

### 我要富贵 (二十三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

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个月了，他留下的2000块钱用得差不多了，我整天关在家里又闷。莲姐，你帮帮忙，我没文化，别的干不了。”

“你没向你老公要钱？”

“没有，每次都是他给我，我就花。”

“你真傻阿香，你这样会吃亏的，好吧，明天我跟领班说说看。”

阿香是四川重庆郊区的女孩子，家里姊妹兄弟6个，她老三，上有一个哥一个姐。高中毕业后，她没考上大学，由于是农村户口进不了城里的单位上班，农村的活又干不了，回到家，几乎成了家中的累赘。

自小学到初中，她年年都在乡里考第一名，受到全村甚至全乡人的瞩目，是父母兄弟姐妹的骄傲。后来她以全乡第一名全县第三名的统考成绩，考上县重点高中，连乡长都亲自给她发奖状，还给了她200元奖学金，她在这个乡的荣誉已达到顶点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，她就是上大学的料。

老爹老妈再苦再累，每年开春，卖了栏里的猪，卖了口粮，也要供她上学，交学杂费，还有她最低的每月20元的生活费。她是父母卑微的一生中唯一的荣誉，唯一的一件值得向旁人骄傲被旁人嫉妒的事。

然而她居然没考上，落榜了。

她在一夜之间打碎了他们多年怀有的光荣与梦想，并把过去的光荣变成了现在的耻辱。他们怎能不愤怒不绝望。

阿香缠着阿莲去俱乐部工作  
台下喝水、讲话、嗑瓜子的声音，混成一片，莺莺喻喻。没有多少人认真看演出，大多在忙着说话，时而瞄上一眼。

黑暗中，穿着闪闪发亮的吊带裙或短裙，露着半个胸脯的小姐，端着茶水点心，穿梭不停地来来去去。走到客人面前时，都是蹲跪着伺候客人。

大厅里，所有年轻或不年轻的女性，一律的漂亮，时髦而性感。

“阿莲，她们怎么这么漂亮？”

阿香由衷地赞叹。

“漂亮什么呀？都是化妆画的，灯光照的，卸了妆就惨不忍睹了。她们都是三陪，或是老板的情妇。”

以前听说三陪小姐时，感觉总是和低俗、丑陋、下贱连在一起，没想到今晚一见，竟一个个娇媚如影星、歌星般年轻漂亮优雅。

“她们赚很多钱吧？”

阿香问。

“当然多，最少的也比我挣的多得多。”

后台的化妆间忙乱而热闹，挤满了男男女女。阿莲见状叫我们在原地等，自己返身出了门，一会儿领进一个穿着一袭黑裙，挽着黑髻，画着黑眼影，黑红嘴唇，显得性感神秘的女人。她五官精致，脖颈白皙颀长优美，很诱人。

“华姐，这是我的两个小姐妹，你替我关照一下，谢谢你。”

“交给我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”

黑裙女人亲亲热热，领我俩再次来到大厅，找了个空桌坐下，又叫小姐端来瓜子、开心果、花生和可乐，说：“二位请随意。”

后来，阿莲告诉我们，这位叫华姐的黑裙女人是这俱乐部的领班，也称作“妈咪”。这俱乐部有七八个妈咪，每个妈咪手里都掌管了几十个“小姐”，华姐最多，有60多个。她们掌管的小姐，拿了小费，都要给她提成，否则，小姐就找不到客人。因为客人要点小姐，都得通过她，她不推荐，小姐就是等死了，也不会有机会接近客人。这是规矩。

这场歌舞晚会，雅俗共赏，演员水平都相当专业，除了跳青春劲舞的火鸟三人组，还有唱绵绵情歌的小邓丽君，有相声，有东北二人转，有扮孙悟空的京剧演员，有芭蕾舞《天鹅之死》片段，还有文革年代的斗私批修的革命歌曲……

阿莲是这里的女高音，她唱的是20世纪

50年代的苏联歌曲《红莓花儿开》和《纺织姑娘》。她的嗓音清脆悦耳，婉转动听，如夜莺在夜的林中啼唱，高音处响遏行云，如秋日长空的雁鸣声；低音区如云遇清风，化作雨滴，滴滴浸入人心；高低音连接处，柔媚如春风拂柳，柳梢随风飘摆。

阿莲今天穿了一件低胸曳地长裙，裙上的钉珠如碎钻般闪烁，衬托出站在舞台上的她，亭亭玉立，圣洁如白玉兰般光华灿烂。

我和阿香都被她迷住了，等她唱完便使劲鼓掌。想不到平日娇弱的阿莲往舞台上一站，是如此的魅力四射。

自这晚以后，阿香就缠着阿莲，让阿莲介绍她去俱乐部工作。起先阿莲不同意，说到那里容易学坏。阿香连连保证说，不会的，莲姐，我靠劳动挣钱，决不挣那种不干净的钱。

“你去当服务员？你老公不养你呀？”

“哎呀，莲姐，你就别问了，他走了都快三